

回 归 之 路

——读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有感

潘洪科

看完《额尔古纳河右岸》，移步阳台，楼下的路灯已经亮了。路灯在暮色中发出微黄色的光。暮色朦胧中，我还没有从作者迟子建在青岛海洋大学修改完小说第三稿后走出校门，沿着海岸边行走释放激情的意境中回过神来。

作者表述：那是一次漫长的行走，她只想不停地走下去，好像身体里有一股激情，需要以这样的方式释放出去！直到走到腿软走不动为止。

这是作者完成作品后的情感释放！是心情解压的一种方式。就像完成一次长途马拉松一样地释然和精神放释。

这部小说讲述了被称为我国最后一个游猎民族、以放养驯鹿为生的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在特定时期的生活、生存状态与命运。额尔古纳河四季流淌，左岸与俄国接壤，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祖祖辈辈生活在右岸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在社会变革发展的进程中，人类、

动物与自然，包括几千年来形成的鄂温克人的文化、精神崇拜与信仰，以及他们习惯住在夜晚可以看见星星的希楞柱(屋)里，夏天乘桦皮船在河上捕鱼，冬天穿着皮大哈(兽皮短大衣)和狍皮靴子在山中打猎，他们喜欢骑马、喜欢喝酒、喜欢唱歌。在大兴安岭那片寒冷的土地上，他们就像流淌在深山中的一股清泉，是那么的充

满活力，又是那么的寂寞！后来随着森林植被的过度砍伐和开发，林地猎物的逐年减少，以及放养驯鹿场地的缩小和场地内驯鹿食物苔藓的减少退化，政府在山下建了定居点，劝导猎民们下山定居。在他们

下山定居的过程中，由于生活习惯和环境的不适应，大部分人又回到了山上，只有少部分年轻人对外面生活的向往留了下来，他们不想一辈子尾随着驯鹿待在沉寂的山里。小说给人一种说不出的绵长苍凉之感，就像流淌的额尔古纳河一样。在阅读的过程中，通篇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苍凉情调。小说结尾，回到山上的主人公(我)走出希楞柱，在混合着植物清香气息的湿润空气中，看着月光下面通往山外的路，那上面卡车留下的车辙，就像一道道伤痕，留在了这片土地和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的心里。也是小说的点睛之笔。

(作者退休)



写作的日子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文字恣肆汪洋。可写作者的模样却着实让人心伤，逼仄的空间里爬着格子，一幅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背后却也时常为柴米油盐没了主张。

写作的日子就是这样，茶水中倒影着憔悴的容颜，没有写作中的情绪激荡，焉有文如江河般的妙语流淌？所有美好的一切，过程都是如此般的艰辛；一如有了你逆行的无畏，才构成了当下岁月的静美。

写作的日子就是这样，坚守初心方能通透岁月，爬格子的人生与众不同：家徒四壁穷，胸藏山河情。为苍生立言、为时代讴歌，虽时光荏苒但又常觉春光无限。

写作的日子就是这样，几年的躬耕时光不算太长，我深知：斯为序曲，后有华章。

(作者单位:电力公司)

写作的日子就是这样……

龚玉新

《人生是旷野啊》作者毕淑敏，国家一级作家、著名心理咨询师、内科主治医师、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毕淑敏一生都热爱旅行，即使年迈，她依然不惧路途遥远艰辛，去到了那些她从年少时就憧憬的地方，写下了自己游历世界各地的旅途见闻。1个大洋、5个大洲、14个国家。在少有国人前往的以色列、尼泊尔、危地马拉、厄瓜多尔，她经历了许多让人捏一把汗的紧张时刻；而即使是在热门观光地的英国、法国、加拿大、美国，她也总能在不起眼之处，发现关于旅行、关于人生的真谛。本书献给所有被生活困住的人，无论你正经历着怎样的磨难，愿你都有出发的勇气，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想做的事，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出发本身，就是意义。



读书

接到这个来电，建议立即挂断！

近期，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12308领保热线)和部分中国驻外使领馆接到反映，有不法分子通过技术手段冒用12308领保热线号码致电，以个人资料泄露、涉嫌散布非法信息、涉嫌违法犯罪等为由，诱骗接电人提供个人信息、“接受调查”、缴纳“保释金”等实施诈骗。

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郑重提醒：

一、12308领保热线主要职能是记录来电人涉领事保护方面的求助事项，提供应急咨询与指导，必要时协调驻外使领馆跟进处理等。热线不会主动拨打公民电话，通知其有个人事项或违法犯罪情况待处理；不会将来电电话转呼至任何其他部门；不会在通话中要求来电人向指定账户转账汇款。

二、如遇疑似假冒12308领保热线来电，建议立即挂断。如需核实确认，可主动拨打热线电话，或通过“中国领事”官方App、微信等平台小程序中“12308”功能键咨询。切记不要点击手机通话记录回拨。

三、如不幸受骗，请第一时间向所在地警方报案。如款项系通过国内银行转账汇款，可同时向本人国内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



发现诗词之美

李芬

在这个信息奔涌、声音碎片化的时代——我们被短视频的配乐、社交媒体的标题、即时通讯的碎片包围。然而，每当我翻开那卷微微泛黄的诗集，世界忽然安静了。那些穿越千年而来的句子，如同深谷中的清泉，依然能够映照出此刻内心的皱褶与光亮。

记得那个夏夜，空调的嗡鸣声中，我读到韦应物的“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窗外是城市的灯火通明，没有空山，也没有松子，可那“落”的一声，却清晰地响在我的耳畔。那一刻忽然明白：诗词之美，在于它能将千年前某个瞬间，完整地封存在文字里，等待某个恰好的时刻，在另一颗心中重新绽放。

李商隐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说的又何尝不是唐代的爱情？它精准地捕捉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困境——我们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为曾经的美好命名。

在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

云起时”里，我学会了如何在绝境中安坐，看希望以另一种形式升起。这十个字，比任何成功学语录都更接近生命的智慧。

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在我每一次突破瓶颈时都会浮现。那不只是三峡



的急流，更是所有挣脱束缚、破浪前行的生命姿态。

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仅是地理上的发现，更是心灵的地图——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转机往往发生在快要放弃的下一刻。

诗词并未远离我们的生活，它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

当我们说“人生若只如初见”，是在用纳兰性德的句子定义那种美好的遗憾；当我们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是在借苏轼的眼睛看清自身的局限。

诗词不是尘封的标本，而是依然跳动的脉搏。每一代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回声，每一个生命都能在其中认出自己的倒影。

读诗，不仅在阅读古人，更在阅读自己；不仅在学习文字，更在学习如何更深刻、更诗意地存在。

那些美好的句子，如同星辰，虽然诞生于遥远的时空，但当我们仰望时，它们的光芒正好抵达我们的眼睛——不早不晚，恰逢其时。这便是诗词最神奇的魅力：它让千年不过一瞬，让万里不过咫尺，让无数陌生的灵魂，在文字中认出彼此。

美一直在那里，等待着一双懂得发现的眼睛，一颗愿意共鸣的心。(作者单位:晋兴能源公司)